

异

Stranger

林少华

著

乡

—— 村上春树
无论置身何处，
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

人

作家出版社

异乡人

Stranger

林少华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乡人 / 林少华 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063-8697-5

I. ①异…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6044号

异乡人

作 者：林少华

总 策 划：高 路

责任编辑：丁文梅

出版统筹：华 婧 宋迎秋

特约编辑：宋迎秋

装帧设计：天行云翼·宋晓亮

出 品 方：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30×185

字 数：164千

印 张：10

版 次：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063-8697-5

定 价：39.8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永远的异乡人



家乡，故乡。他乡，异乡，异乡人。

家乡、故乡谈得多了，这回说说异乡、异乡人。

我是在半山区长大的。无日不见山，无山不见我。自不待言，我见的山或见我的山，大多是山的这边，山那边平时是看不见的。于是我常想山那边有什么呢？尤其远处一条沙石路从两座山头之间的低凹处爬过去的时候，或者一条田间小路蜿蜒伸向坡势徐缓的山冈的时候，我往往产生一股冲动，很想很想顺着那条路一直走去看看山那边到底有什么：杏花环绕的村落？垂柳依依的清溪？村姑嬉闹的田野？抑或牛羊满坡的牧场？这种山那边情结促成了我对远方最初的想象和希冀，悄然唤醒了我身上蛰伏的异乡人因子，使我成为故乡中一个潜在的异乡人。

异乡人 Stranger

后来我果然奔走异乡，成了实际上的异乡人。迄今为止的人生岁月，有三分之二流逝在异乡的街头。那是毫不含糊的异乡。不是从A乡到B乡、从甲县到乙县，而是差不多从中国最北端的白山黑水一下子跑到几近中国最南端的天涯海角。你恐怕很难想见四十几年前一个东北乡间出身的年轻人初到广州的惊异。举目无亲，话语不通。“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此乃地理上、地域上的异乡人。

若干年后我去了日本。不瞒你说，较之当初的广州，异国日本的违和感反倒没那么强烈。这是因为，粤语我全然听不懂，日语则大体听得懂。甚至五官长相，日本人也不像广东人那样让我感到陌生。然而日本人终究是日本人。语言我固然听得懂，书报读得懂，但对于他们的心和语言背后的信息我基本没办法弄懂。五官长相固然让我有亲近感，但表情及其生成的气氛则分明提醒我内外有别。何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的主流媒体就已倾向于数落中国的种种所谓不是了。对此我能怎么样呢？我能拍案而起或拂袖而去吗？于是，当对方希望我作为专任大学教员留下来时，我婉言谢绝，决意回国。挪用古人张季



鹰之语：“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此乃族别上、国别上的异乡人。

返回故国的广州，继续在原来的大学任教。也许受日本教授的影响——日本教授上课迟到一二十分钟屡见不鲜——和教授治校环境的潜移默化，回国上课第一天我就满不在乎地提前五分钟释放学生跑去食堂。不巧给主管教学的系副主任逮个正着，声称要上报学校有关部门，以“教学事故”论处，我当即拍案而起，和他高声争执。加之此后发生的种种事情，我的心绪渐趋悲凉，最后离开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广州，北上青岛任教。青岛所在的山东半岛是我的祖籍所在地。尽管如此，我也似乎并未被身边许多人所接受。就其程度而言，未必在广州之下。这让我不时想起自己译的村上春树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中的话：“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stranger）”。换言之，在外国讲外语的我们当然是异乡人，而在母国讲母语的我们也未必不是异乡人。当着老外讲外语终究感到悲哀，而当着同胞讲母语也未必多么欢欣鼓舞。在这个意义上，我可能又是个超越地域

以至国别的体制上、精神上的异乡人。

现在，我刚从文章开头说的我的生身故乡回来不久。也是因为年纪大了，近五六年来，年年回故乡度暑假。那么，回到故乡我就是故乡人了吗？未必。举个不一定多么恰当的例子。某日早上，我悲哀地发现大弟用名叫“百草枯”的除草剂把院落一角红砖上的青苔喷得焦黄一片，墙角的牵牛花被药味儿熏得蔫头耷脑。问之，他说青苔有什么用，牵牛花有什么用，吃不能吃，看不好看！悲哀之余，为了让他领悟青苔和牵牛花的美，为了让他体味“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诗境，我特意找书打开有关图片，像讲课那样兴奋地讲了不止一个小时。不料过了一些时日，他来园子铲草时，还是把篱笆上开得正艳的牵牛花利利索索连根铲除。我还能说什么呢？这里不是日本，不是广州，不是青岛，而是生我养我的故乡……还是村上说得对——恕我重复——“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纵然置身于生身故乡！换言之，不仅语言，就连“故乡”这一现场也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莫如说我们本以为不言自明的所谓自明之理，其实未必自明。



永远的异乡人

但另一方面，这种故乡与异乡、故乡人与异乡人之间的重合与错位，这种若明若暗的地带，或许正是我们许多现代人出发的地方，也是我出发的地方。我从那里出发，并将最终返回那里。返回那里对着可能再生的青苔和牵牛花回首异乡往事，或感叹故乡弱小生命的美。

其实，我为这本小书取的名字就叫“牵牛花开”，并为之沾沾自喜。不料编辑宋迎秋女士看稿时敏锐地嗅出了牵牛花和非牵牛花背后的某种疏离性，并将疏离性视同异乡人元素，建议改为“异乡人”。妙！于是我趁机写出上面这些或许多余的话来。至于这本小书中是否真有一个“异乡人”隐约出没其间，那只能由各位读者朋友判断了。但无论如何，作为书的作者，我都要由衷感谢您肯把这本小书拿在手里。不但我，责编迎秋——我的故乡人——想必也会感谢。

林少华

2015年9月19日灯下于窥海斋
(时青岛海雾乍涌星月迷离)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I 大地上的异乡人

- 01 那片有萤火虫的山坡 / 002
- 02 地球上最倒霉的蒲公英 / 007
- 03 故乡中的“异乡人” / 011
- 04 买车还是买葡萄架 / 015
- 05 山梁的那边 / 019
- 06 开往火烧云的火车 / 023
- 07 被废弃的铁路 / 027
- 08 牵牛花和城镇化 / 031

- 09 我爱乡下 / 035
- 10 那个格外冷的冬天 / 039
- 11 想必鞋也哭了 / 043
- 12 消失的老屋 / 047
- 13 青春：修辞与异性之间 / 052
- 14 我和副厅级 / 057
- 15 乡下人：锄头与麻将 / 061
- 16 背叛家风得来的《千家诗》 / 065
- 17 爷爷的“林冲”和奶奶的烧土豆 / 069
- 18 三十九年前的童话 / 073

Chapter II 莫言的幽默与村上的幽默

- 01 莫言的第一步，村上的第一步 / 078
- 02 莫言的幽默与村上的幽默 / 083
- 03 莫言与村上在台湾 / 088

- 04 高密东北乡与诺贝尔文学奖 / 093
- 05 村上为什么没获诺贝尔文学奖 / 097
- 06 诺奖视野中的村上春树：“挖洞”与“撞墙” / 101
- 07 就诺贝尔文学奖写给村上春树 / 110
- 08 莫言爷爷讲的故事和我爷爷讲的故事 / 116
- 09 我和村上：认同与影响之间 / 120
- 10 莫言获诺奖：翻译和翻译以外 / 124
- 11 村上春树：“我不认识汉字” / 130
- 12 村上笔下的人生最后24小时 / 134
- 13 村上译者的无奈 / 138

Chapter III 舌尖上的大雁与槐花

- 01 文化，更是一种守护 / 144
- 02 旅游：寻找失落的故乡 / 148
- 03 落叶的文学性 / 152

- 04 慢美学或美学意义上的慢 / 156
- 05 水仙花为什么六瓣 / 160
- 06 书房夜雨思铁生 / 164
- 07 生命消失的悲伤 / 168
- 08 文学与文学女孩的来访 / 172
- 09 《小小十年》和小小少年 / 176
- 10 当农人不再热爱土地 / 180
- 11 舌尖上的大雁与槐花 / 184
- 12 三江源，“我爱她们” / 188
- 13 美的前提是干净…… / 192
- 14 贵宾厅里的“遭遇” / 196
- 15 我的“开门弟子” / 200
- 16 血压与《逍遥游》 / 204
- 17 昏睡的“土豪金” / 209
- 18 中年心境的终结 / 213

19 “土豪”与“大丈夫” / 217

20 “大丈夫”是精神性别 / 221

Chapter IV “副教授兼系主任”

01 美好的开学第一天 / 226

02 三十一年，我如何当老师 / 230

03 一个半小时的“二级教授” / 235

04 我能当博导吗 / 240

05 大师之大 大在哪里 / 244

06 清华教授何以绝食 / 249

07 苟且：这个可怕的社会病症 / 253

08 “副教授兼系主任” / 258

09 普林斯顿大学和卖报的刘队长 / 262

10 大学人士与啤酒 / 267

11 教授为什么写不出教授 / 271

- 12 电脑上课和“蒙娜丽莎” / 275
- 13 女博士：第三性？ / 279
- 14 西方人咬了“苹果”，“苹果”咬了我们 / 283
- 15 瓜田小屋和北外女生 / 288
- 16 高中：只为那一个三位数？ / 292
- 17 来自高考状元的礼物 / 295
- 18 两个上海，两个我 / 299
- 19 演讲：抗拒衰老 / 303

Chapter I
大地上的异乡人





— 01 —

那片有萤火虫的山坡

读过拙译《挪威的森林》的人，想必记得书中关于萤火虫的描写。“我开始回想，最后一次看见萤火虫是什么时候呢？在什么地方呢？情景想起来了，但场所和时间却无从记起。沉沉暗夜的水流声传来了，青砖砌成的老式水门也出现了。……水门内的积水潭上方，交织着数百只之多的萤火虫。萤火虫宛如正在燃烧的火星一样辉映着水面。”不过，较之过去的数百只，渡边似乎更在意敢死队送给他的一只：“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萤火虫才起身飞去。它忽有所悟似的，蓦然张开翅膀，旋即穿过栏杆，淡淡的萤光在黑暗中滑行开来。……那微弱淡淡的光点，仿佛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色中彷徨。”

我则相反，较之那一只，更在意过去那数百只。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家里又一次搬家，搬到一座叫小北沟的小山村。小山村只有五户人家，三面环山。北山坡住着三户，东坡一户，西山坡一户即我家这户。南面三百米开外是铁路、公路，铁路、公路一百米开外是小河，小河再往南一二里开外是连绵的山岭。

东北乡下，家家房前屋后都有一块种菜的园子，我家的大部分在房前，就叫南园子。南园子尽头有条小路——纯粹是羊肠小路——沿西山坡底端呈抛物线形向西拐去，沿路西行大约二里有一座名叫“上家”的铁路小站。花三毛钱上车，半个小时后即是县城。早晚各有一趟客车停靠。小山村和北山后面两个生产队（屯）的乡亲们，早上总有几人沿这条小路去火车站，晚上又从火车站沿这条小路回家。

顺便说一句，沿小路走过我家南园子篱笆之后，再往东走有一道壕沟，下雨时山水咆哮而过，把壕沟冲得又陡又深。于是北山坡三户中一位名叫张喜的老地主把自家园外一棵大榆树砍倒刨平，横在壕沟上做成独木桥。他跟我爷爷说修桥补路可以增寿。但不出两三年——记得是“文革”爆发的前一年——他竟悬梁自尽了。后来乡亲们说这老地主真聪明，赶在“文革”前走了，若不然非被红卫兵打死不可，估计是修桥修来的